國朝文錄續編

崇百藥齋文錄引

崇百藥齋文集陽湖陸大令祁孫著常州一郡自來多志節卓犖之士而古文老手亦往往疊出于其閒惲子居大雲山房集天下推之無異詞祁孫生與同時其學問之深博遠遜子居文章之奇傑亦遠遜子居而言其胸中之所欲言字字清迥亦拔戟自成一隊其文傳誌最佳稱情立言無一字溢題之外而錯綜古法仍復變動不居似較惜抱軒作彌爲可觀惜無大題目落手中耳他文亦有獨到處而持論不必盡純最純粹者爲刪定望溪文序及七家文序最後有文瀫之茲不複贅而節錄其可喜者爲一卷

亦足為子居之附庸矣第常州有張皐文者其文與子居齊名而集不可得讀後如覓得當補錄之

崇百藥齋文錄

陽湖陸繼輅祁孫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書韓文公與崔羣書後

天有知乎無知乎其知與人相戾乎柳子之言曰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妄也此以天爲無知也莊子之言曰人之小人天之君子此以天爲有知而其知特與人相戾也韓子之言曰不知造物者好惡與人異心邪抑任其死生夭壽而都不省記邪則又和同二子之說而故爲抑揚之辭殆將譎此疑於千世萬世而終不可究詰焉嗚呼惟其信道也不篤故其言天也多歧夫六經之文言

子者亦既闡之熟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言其常而三子者參觀其變變則善不必致祥而不善亦未嘗召禍憤激之論所由紛紛也嗟乎躬稼而有天下歷有大於有天下者乎善射盪舟而不得其死殃有大於不得其死者乎而天果無知乎而知果戾於人乎且道不變即天亦不變皐夔孟稷伊傅周召伊古以來所稱有道仁人也無不在卿相之位非天實眷之邪雖三子者亦必曰天也此用之爲用也孔子周流不遇退而定禮正樂繫易修春秋獨非天乎天亦有變乎非變也天之降大任於孔子

無以異於皐夔益稷伊傅周召也此不用之用也非惟孔子之聖爲然也自秦之將亡至於東漢之季韓信彭越周瑜龐統之徒身繫天下國家安危得失之重不可謂非天之所用者矣然而一聽其自興自滅自生自死曾不稍加呵護於其間而伏生鄭司農煢煢兩腐儒獨抱遺經於兵戈擾攘之際晏然老壽卒之微言大義賴以不泯於後世然後歎儒者受任於天有不僅爲一朝佐命者此固韓信彭越周瑜龐統之徒之所不及知者也韓子者唐之伏生鄭司農也天之所以用之者何遽薄於郭子儀裴度李晟耶即莊子柳子亦非徒生於世者而其言如此嗚呼抱道

之君子當其阨窮學困在己猶不能自信而況他人乎

一氣滚出讀此而人心之塊壘可平。以韓彭諸人與

伏鄭對照雖老嫗亦應首肯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墓表

君姓管氏諱世銘字緘若所居曰韞山堂門下士因稱韞山先生故韞山之字特著曾祖榆刑部郎中祖嵩雍正間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基承國子監生祖父俱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王俱 贈恭人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三年進士引 見以主事用分戶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章京擢雲南司員外郎中六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 奏留軍機處嘉慶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即罷直或經軍機大臣 奏留其儀注仍如司官不得專達封事君

少讀史慕汲黯朱雲之爲人及成進士金壇于文襄公實爲總裁文襄好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退未嘗獨求見以所能自異文襄薨和珅浸用事君益憂憤約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譏切無所避和珅微有聞而雖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猝未有以中傷君君既擢御史則大喜夜起彷徨中庭櫛疏稿未成而仍聞軍機命下 俞文成公請也君蹶然入謁文成自言媿負此官文成知君意慰之曰報稱行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見耶蓋文成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姦獲譴其用意至深君亦感悟稍自韜晦而諷諭之意一以寓之于詩今所傳韞山

堂集是也後四年　朝廷行大賞罰瀕海臣民歡呼相告語而君已前歿不及見嗚呼可哀也已卒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一配恭人張氏以五年十一月日合葬陽湖新塘鄉之原子學洛候選知州後君十一年卒孫繩楨慷慨尚氣節習君者以爲酷似君用形家言于君既葬之十八年始立石于君之墓而徵文于繼輅繼輅既與繩楨游處如家人又多獲交于君及門弟子熟聞君之志行不可以不文辭因系以辭曰　君子小人消長固有時耶朗四凶之誅極必有待于重華嗚呼君雖賚志以歿而慶慰之意當無間于死生後之人倘讀君之遺詩而

信余言之有徵

他事一切不及嚴深之至蘊山時文三刻予偵見之而其詩集未得見也讀此文知君之爲人如此於時文亦爲之加重矣而如詩集之不得見何○頌幸見其文集已錄爲一家矣

皇贈武功將軍常州營游擊加二級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朝棟字瀛甫蒙城縣之劉仙里人也少倜儻常欲赫然著奇績雖補博士諸生輒好與暴桀子弟游處而陰撫循之有願為君死者蒙城令董君仁柔而縣縣役王某屢以小忠自効遂大信用橫於縣中縣中某鄉故多豪右大猾以誅王為名號召不逞之徒圖車結營期旦日入縣署董君君不知所為君自陳素與此曹習願獨身往諭之不聽而後勦董君方倚君為扞禦堅不聽君行君乃為尺一書開說大義俾董君遣吏持往吏相顧駭愕莫敢應劉鴻謨者亦君所與游處之暴桀子弟也奮然請行君

大喜自以良馬爲贈鈴聲瑣然馳去日暮抵其鄉呼曰我劉鴻讀劉仙里張君使者也速開壁入我既入羣猾發書共讀之感悟泣下夜向盡復聞鈴聲加厲則鴻讀與首事者數人至君以見於董君爲杖王役百下之獄中事乃已時嘉慶七年七月也其後三年宿州牧以貪酷激民變廬鳳潁兵備道珠隆阿君勇力絕人鬬亂先至傷左腕劇甚賊勢益張聲言將分兵掠鄰縣蒙城令張君造君謀守禦計慮額設兵不足用君立團鄉勇三千人夠人自置械而君發私廩爲餉命其子殿華統之營城外十數里會巡撫亦以標兵至擒斬倡亂者宿州平蒙城解歲當是時張君

之名振江北先是乾隆五十一年蒙城旱明年大疫又明年黃水決君瑜家財助賑招集流亡養生送死規畫甚具歲既稔又獨貲創設書院俾諸生肄業其中於是始有俱解者以故蒙城人無長莠皆德君猝遇變君得以從容指揮錯鄉里于磐石之安益其用心深矣嗚呼豈不偉歟君之子殿華中式嘉慶三年武舉六年成進士七年君及之夫陞鳳翔復以武探花及第里人踴躍相告語以為爲善之報乃今得之且驗也嗟乎方川楚教匪蔓延時朝廷需才急使君有大力者為之援引得操尺寸之柄建樹甯止于此乃天君故靳之俾隱而不耀而以昌其子孫此于

君之意中爲得失未知何如而徙薪曲突之功造物者固已默鑒之矣又奚惜哉又奚惜哉君卒於嘉慶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六祖晰照候選州同父應序國子監生暨君三世並以殿華貴　贈二品階配夫人李氏繼配夫人郁氏楊氏丈夫子五人長飼殿華常州營遊擊次兆鳳候選按察司司獄次殿傅縣學生次兆琪次兆璵女子子四人孫五人卉藻芝蘭慈福以二十四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陽湖陸繼輅表

此真有用之才可爲地方保障者文層疊發議極力表章

廣西永康知州方君年六十七行狀

曾祖辰徵仕郎翰林檢討

祖宏度文林郎大名教授

父徽沐仕　贈奉直大夫　母汪　贈宜人

方君諱聯聚字樹星大興人檢討君之父官江南分守蘇松常道布政使司參議有惠政既殁貧不能歸士民願割宅以居者甚衆而檢討君前已論昏於武進徐氏遂僑居焉君中式乾隆五十一年順天舉人六十年大挑一等試用甘肅知縣涼州有疑獄五年不決君至一鞫而服大府以爲才得超委署安化碾伯靖遠靖遠有瓜果之供爲

民累君罷不納首令移書索之方與往復辨論而君受代還省城旋因有兵事奉檄隨營差委未至前一日官軍潰於秦州督部夜馳入成縣城君聞改道詣成上謁會督部方急求一書記草奏稿不得君至甚喜因授以意言乘月追賊殺數千人忽霧雨猝至不辨彼我亦折兵數百人君知其辭不誠謝弗習當是時川楚賊方熾出入蹂躪鳳翔秦階之間而禮縣最當其衝遂以君署縣事賊首張漢潮王三槐等時至城下或仰攻數日去君守禮縣九月屢瀕於危然遠村難民至輒啟關納之或以為疑君曰城以衛民此固禮縣民也柰何棄之因下令各鄉因山築堡以備

賊先是有某將軍者素不戢兵所至擴奪居民衣糧羊豕嘗過禮縣呼門欲入百姓驚懼君乘城與語請屯兵城外而城中具芻秣犒師將軍怒曰吾率大兵逐賊兼為護汝城而來汝何官而敢拒我君曰逐賊護城俱應距城結營為掎角之勢安用入城某官雖卑然有守土之責去留生死俱在將軍耳城不可得開也將軍語塞飭其衆屯於城西已而語人曰行軍以來所見強項令獨一方君耳君既全禮縣城又前後獲賊目數十人功皆未敘既受代特委署階州階州直隸州也尋又以勘災會需忤上官意借補肅州州同有王方伯者從容問君論語閒闇之義君應聲

曰閭閻和悅而靜也方伯默然謚君生平為學以剛毅節儉為本所至倉庫無絲毫虧缺自處得禍止於失官故能必行其意不為非理所屈而愛君者或持剛則易折之說以為君規豈知君者哉君既處閒曹久之時論頗不平大府亦旋悔復調君成縣成邑前督部夜馳所入城也君因彫敝之餘勞來安集稍稍蘇廬舍事農桑約法疎略吏民大和然後擇其秀者自為師課之凡在成六年訟幾息嘉慶十一年大計卓異入都引　見歸調平番平番地當孔道迎送絡繹自君至過境者皆戒其從騎方君為平番吳慎毋擾彼性剛不汝恤也明年擢靜寧州將上事以母喪

去官服除謁選値廣西請發州縣君與焉初至梧梧州方有水災方伯來勘從者索供張食具費不貲君自出慰諭不可語益肆君大怒叱隸出索縶之往見方伯曰公以水災故按部至此見餓殍縱橫雖有珍膳當不下嚥而從者橫索如此此必非公意也特縶之來請公責之方伯不懌徐曰君胡不可自責之耶君起立應曰諾趨至階呼隸猝入杖之方伯大慚怒他日言於大府而大府意許君方伯亦適以他事罷去君在廣西候補二年署永安州又署定明州定明與安南接壤而所屬有四土州君議上官興革者數事皆不得請君歎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吾將終

緘其口乎二十一年補永康距會城二千餘里民俗椎魯君爲之期年比屋聞讀書聲矣而君屢乞致仕二十五年二月始得請代者至君喟然曰吾乃今知免矣會當暑不得行以是年八月己丑卒於永康寓舍配宜人馮氏丈夫子二人履錢嘉慶二十三年順天舉人履錡先君卒孫一人君前後爲州縣二十五年所建樹亦足表見於當世矣而一時賢人君子相顧嗟咨猶以君位之未顯不克盡其胸中所蘊蓄又幸值　今上不次用賢之時而君年力未衰乃竟不獲緩須臾以待爲可惜也道光元年四月履錢奉喪歸常州八月以書告於其友陸繼輅曰　朝廷方修

一統志凡儒林文苑循吏列女皆得陳狀史館謹條具先君諱寶應之語孚繼軺與履錢定交十有三年其立身行己皎然不欺如非緣飾以誣其先人者因刪次其辭又證以平日所聞與今士大夫之所歎惜爲狀如右俟傳循良者採擇焉謹狀

前後皆寫其剛中間抉出其處心積慮之故知世之婣婀者皆懼失官且得禍不止失官者也一結亦有餘味

用筆絕似姬傳

山東曹州知府吳君墓誌銘

嘉慶十八年逆賊林清等乘　大駕幸木蘭將以九月十五日潛入　紫城爲亂而其黨之散處於山東河南直隸者同日起兵應之河南賊首曰李文成牛亮臣起滑山東賊首曰崔士俊起金鄉曰馮克善曰徐安國起曹定陶直隸賊首朱成貴等起東明長垣開州令強君克捷捕得李文成牛亮臣署金鄉令吳君捕得崔士俊羣賊知事泄倉猝起不獲與林賊如約二君之功大矣然李牛二賊破獄出城陷強君死之而金鄉晏然總統那分兵輸餉之勞得與楊公遇春等專力破滑所謂曲突徙薪若非邪於虖君

負才名三十年顛躓坎壈愛憎之口互有異同而卒能自見如此然則瑰奇之士固非目論者所得而測識邪君少孤貧年十八即獨身走京師謁諸父執諸父執或延見或否而王少司寇昶獨許之爲取婦置館邸第最久後又受知於朱學士筠陸撫部燿與懷甯余鵬少雲同縣黃景仁仲則齊名京洛三君者才日益奇遇亦日益困仲則少雲不勝其憤先後客死而君嘗從王陸二公習章奏律令試挾其能游秦晉間聲大起貲傭值以養母稍稍買宅市裘馬爲豪士君年三十識余楊荔浦倫座上欲與爲友時君方以　純廟南巡獻賦拜文綺之　賜名藉甚且年倍長

謝之又八年始與定交於鄉試號舍自是有無相通難
相恤疾病相扶持三十六年之中雖屢與君別而箴疏規
勉間以駁辨月或一再往復今倘存篋中而君已長逝於
虖為可悲也君客晉垂二十年輸所蓄貲入戶部以知縣
注選次後不得除復大困同學少年或外擁節麾內參機
務下者爲廉能吏有聲君鬱鬱無可藉手乃詣捐金鏹盛
讌會飛騰綺麗以自遨放所稱貸積數千金既償不如期
頗見窘辱而君處之泰然語君者曰日益衆雖知君者亦
相顧咄詫不能置一辭久之南河大工需人君將往投効
余及徐君準宜莊君曾儀丁君履恆攜酒脯餞之飲次君

泣然曰僕以辭賦竊譽誠過當然尤善制舉文雖諸君不吾知知之者獨伍莘學士法式善耳因出十一科落卷呼其子孝劍至使藏之君遂行留南河二年工竣敘勞以本班發山東試用累署聊城鄒城泰安卒未眞授後君金鄉遂邀 特擢君之署鄒城也余往省之鄒人方臚君德政求文辭壽君余至遂以屬余余亦喜君政之足以傳余之文也爲箸新樂府十章鄒人大喜余留鄒三月將歸會君亦以母喪解任鄒人送君者至持余而泣其後四年余自都門還過鄒鄒人聞余至爭來問訊因告余以君守金鄉事已而悵然歎息有出涕者謂君官貴不復可作鄒城令

也君既全金鄉論功升桃源同知　賜花翎未抵任升曹
州知府君素有痞疾引見時方劇上知爲積勞所致也
嘉歎久之君至曹自以小臣受　主知無可報知府責在
察吏然非自律嚴無以率屬於是儆衣惡食深自刻厲然
後創爲一年兩考之法凡州縣有所施行及聽斷纖悉著
籍以聞於府府次其第以聞於行省爲之數年吏治清肅
爲十二府州最論者謂君旦夕當任方岳而君再失官再
復遂終於曹時　今上建元之八月四日也春秋六十有
五明年日月歸葬其鄉某原君諱堦字次升武進人曾祖
馮栻翰林檢討記名以坊局升用祖正琳父炎舉人兩世

俱以君官　贈朝議大夫祖母龔氏母潘氏俱　贈恭人
妻蔣氏繼妻莊氏妾牀氏程氏丈夫子三孝埶湖南候補
典史爲世父後孝釗國子監生孝鉞福建候補府經歷女
子子二吾友蔣學沂其壻也孫二悌澤悌澄孝釗以書來
告葬且乞銘嗟乎方川楚叛民習教時意在斂財而已非
有濳伏君斯之衆也非有內應如劉得財楊進忠其人也
然而軍興至五六年糜帑至億萬萬計而後廓清使當時
牧令盡如吳君但各保所治不軌之徒固已無所容其頂
踵矣君之功旣上見　明詔其鈎致詗遣捍禦之精詳復
具於盛君大士周君濟之所序述書生之效於斯偉矣君

其可無恨君遺書曰禮石山房集都五卷曰手治官書曰金鄉紀事各四卷又少時通曉音律著樂府三種曰皖江覽人天語護花幡銘曰　孰進退之悠悠者人邪孰顯晦之昭昭者天邪我銘君藏固君夙昔之所命也而惡知其言之信邪

金鄉事出他人手亦應有此一起一結特難其持論堅確墨無旁瀋中間暢叙生平亦無溢字此等文何減子居

瑞金知縣惲君墓誌銘

嘉慶二十二年八月甲午故瑞金知縣惲君卒於常州鳴珂里廨舍越十月戊子葬石橋灣祖塋君弟敷奉太夫人命徵銘于余余媿謝不敢任會敷將之官葬期迫不可固辭謹按狀君姓惲氏諱敬字子居陽湖人祖諱士璜考諱輪重以君貴 贈封文林郎母鄭氏孺人君中式乾隆四十八年本省舉人五十二年充 咸安宮官學教習五十五年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選浙江富陽嘉慶元年調江山父憂去官既喪選山東平陰引 見改授江西新喻調瑞金君先後爲知縣十八年所至輒忤其上官而上官之

賢者亦輒保護之使息者不得逞君又自以勤廉明決無可乘也即可乘固不以一官得失介吾意故雖屢瀕于危益侃侃無所瞻徇最後署吳城同知爲姦民誣告家人得贓遂以失察被劾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悌先已罷逝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巡撫印務嘗曰惲子居大賢乃今以賄敗君既奉部議革職自南昌還至瑞金頓首謝鄭孺人曰爲吏不謹貽太夫人憂鄭孺人笑曰吾知此獄無媿于汝心故不汝責也且汝好直不能爲非理屈得禍當不止此今以微罪行幸矣初君之再謁選也石橋灣故居已奉君考文林府

君遺命謙所從父居之而君挈兩弟及妻子奉鄭孺人之官至是別假館所親未獲備處屬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試往謀之得疾歸歸寢十日而歿春秋六十有一君少年好爲齊梁駢儷之作稍長棄去治古文四十後益研精經訓深求史傳興衰治亂得失之故旁覽縱橫名法兵農陰陽家言較其醇駁而折衷于儒術將以博其識而昌其辭以期至于可用而無弊蓋於 本朝諸公方苞劉大櫆姚鼐非徒不媿之而已而同州之爲古文者張惠言秦瀛趙懷玉吳德旋吳育董士錫顧翰亦推君無異辭余年十九即獲交於君幸得君文以銘先太孺人之墓甫四易歲而

余乃銘君墓也嗚呼可感也夫君文初二集都八卷外集
及詩詞各如干卷他所著書並有序刻集中其治獄別有
子居決事四卷後當有攷故不具配孺人陳氏繼配孺人
高氏丈夫子一人穀女子子七人吾友歸安姚晏聖常其
壻也餘未行孫二人榮孫玉孫銘曰 嗚呼以君之才與
其所學宜有大爲于世而僅止于斯耶即以君爲御史給
事中補闕拾遺亦其選也而厪以正言讜論博從政者之
一怒耶嗚呼此造物之所主而又誰尤耶後之人當有讀
君之遺書而致其無窮之思者否耶

治縣不實爲一事只重序其所以罷官之故即以前後

兩賢撫次出之直若爲天之所使以巧乘其間者㡜淡經營最善着筆後推重其古文亦恰如分量

大清賜祀忠義祠附監生吳君墓誌銘

吳君諱星垣字亰聯陽湖馬蹟山人父桂枝以名進士爲經師受業弟子數百人故修撰金先生榜今太保大學士董公誥其尤著者也君早禀庭訓未冠即補學官弟子進士君與先君子交相善以女妻先兄繼皐進士君殁君時時讀書余家先君子頗稱譽其所爲制舉文已而依董太保於京師肄業國子監凡客京師三十年君既屢試不讎欲南歸輒因循不果年未三十即喪婦無子亦不更娶有友人姚君者官曹縣令請于董太保偕君而東嘉慶十八年林清之黨將爲亂金鄉令吳堦捕得崔士俊即羽檄各

縣緝賊至曹姚令不之信君力陳利害並爲設鉤致方略甚具姚令意稍動而吏役多賊黨奔告其魁知事泄遂先期攻縣署入之急求得君叱曰勸令捕我輩者汝耶君曰然恨令不早聽吾言使汝曹猖獗至此吾年七十有二豈畏死邪賊益憤攢刺之被數十創姚令一家亦遇害賊去有營兵數輩至君卧積屍中見之呼曰吾已無生理幸加刃令我即死兵憐之爲斷氣管乃絕時九月初十日也晃堦既得崔士俊族誅其黨桀黠者數十人金鄉獲全巡撫將上其功並陳姚令死難狀堦先已遣人間行求得君屍棺斂如禮置佛寺中至是請以君名附　奏得　旨入祀

幹濟之才劾忠前明恭毅繼起首爲　本朝名臣二公所
詣不同而同致通顯蓋襄文以通恭毅以介襄文如長江
大河無不容納恭毅如高山絕壁特立千仞然繼輅所見
乾隆嘉慶間偉人奇節讜論震動一世其始大率以襄文
爲宗惟君篤守家法而稍變其澂峭爲安雅廉讓故於仕
恒進怯而退勇於乎失時之惜孰與失己以見恭毅於地
下抑亦庶無罪悔矣君知名最早弱冠應京兆試即與諸
老輩抗顏爲友雖儀度嫻謹而持論侃侃未嘗以年位自
絀其後家居日與里中少年賦詩飲酒亦自忘其爲大父
行也繼輅少於君二十五年又與張及張從兄學轍與彭

交相善不敢與君爲儕而君以先君故弟畜之自君病濕十餘年不良於行繼輅等嘗詣寢室起居或以事數日不至必相召召而不往必大怒既見則又大喜繼輅之官應州君舁籃輿送別握手唏噓謂將不復得相見也而今果然其可感也夫君娶於金生四女又娶於張又娶於沈生二子長即歿次曰添丁幼殤歿之子曰蓮祥君生平無所好客來飲酒客去即讀書所著有亦生齋文集五十九卷續集八卷斂氣就律尙其爲人銘曰　蹟而趨不如行之迂是爲文而儒非才之　徙子孫守之愼勿渝

學福齋文錄引

學福齋文集雲間沈學子先生著先生博極羣書而于天文算法尤精嘗謂西法出於周髀周髀者蓋天也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又謂其人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末造而徐光啟之徒未嘗讀書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前說前人有言之者後說引通典職官爲証則發人所未發矣其集序最多論文論詩論詞皆抒寫心得不襲陳言而行文刊落粗礪别有幽光不同講考據者之食而不化亦可謂博學而兼能文者矣記文别有遣神似歐公一派碑文合格傳亦雅潔與拖沓家迥殊近代

論古文羣推震川然二百年來得其神解者頗鮮若先生
此集其殆庶幾矣乎今錄其文爲二卷

雲間沈大成學子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九章解

黃帝臣隸首作筭數周公問商高而作周髀此九章之始也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九數九數者九章也一曰方田以用疇界域求畝步之積實以廣輪而求方直圭梭梯斜等形以周徑而求圓撱環等田即今丈量法也二曰粟布一云粟米粟穀也布錢也以粟稻等率求米之精麤以嘉量求糧之多寡以尋尺求帛之長短以銖兩求物之重輕即今量倉筭稅及求斤求兩等法也三曰衰分一云差

分衰等差古文通也物之消者求其等而分之以物多寡求出稅以人戶等第求徭役以價直求貴賤良楛即西洋之借差互徵等法也四曰少廣廣橫也截縱之多益橫之少故曰少廣以方法除積冪而求方以圜法除方實而求圜即今開平方立方等法及西洋之圜容較也五曰商功商量用力之法也以堅壤之率求穿地之實以廣寬崇深求城塹溝渠之積以車步往來求程途負載之功即今土方堆垛等法也六曰均輸均平也輸送也以戶數多寡道里遠近而求車與乘數以乘數高下而求傭直以錢數幾何而求傭錢即今津貼水腳等法也七曰贏朒一云盈不

足朒有餘也朒不足也設有餘不足者以求隱雜之數隱雜者不見之數顯者可見之數故以顯者推隱雜者凡人共買物出錢多則有餘少則不足驟然難考故以有餘不足之數求之則人數物價犁然而定如每人持銀五兩盈六兩每人持銀三兩不足四兩而知其為五人而物價一十九兩者物價一十九兩每人五兩五五二十五是比物價多六兩矣所謂盈也每人三兩三五一十五是比物價少四兩矣所謂不足也或五兩或三兩可見之數顯也或盈六兩或不足四兩不見之數隱也雜也其法以五兩四兩互乘得二十兩以三兩六兩互乘得一十八兩併之成三十八兩爲物實另併盈六兩不足四兩得十兩爲人實却以所持五兩

內減去三兩存二兩爲法除人實得五爲人數除物實得一十九兩爲物價卽西洋比例法也第比例以實數求實數而贏朒以虛數求實數然虛數皆與實數相較而生贏朒之差則虛數亦實數也八曰方程方比方也程法程也程課也數有難知者據見在之數以比方而程課之則不可知而可知因設數齊其分以比方之定爲已成之式凡法皆知之故曰方程其用互乘者所以齊其分使其首數既同減盡而餘一法一實以得一數也法雖有三色四色以至多色不過累乘累減以歸於一法一實而已卽西洋互乘減併法也九曰句股一名旁要又云重差夕音的桀積瀾爲句直長爲股兩隅斜去爲弦以

句股求弦之斜以句弦求股之長以股弦求句之濶以句股中容方容圓求山水之高深城塗之廣遠樹表引矩一
望而知筭術之至精者即西洋三角法也夫方田已舉句
股而句股實包諸數故一章通而九章無不通周髀明而
渾天即在是矣

其說已具周禮疏此加暢故錄之

吳舍人周髀算經圖注序

客有問於余者西法何自昉乎曰周髀何以知其然也曰周髀者蓋天也蓋天之學始立句股句股者西法所謂三角也衍之以爲句縱之以爲股衺而引之以爲弦正而信之以爲開方是故并之則爲矩環之則爲規圓內容方方內容圓則爲羃積弧矢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一圜之規可以盡天下之圓歷家以蓋天不同於渾天卽揚子雲猶疑之然吾以爲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蓋天者自內而觀之渾天者自外而觀之然觀天必先於察地以太陽之晷景在地也樹一表而句股之數可得句

股之數得而高深廣遠無遁形矣是周髀之術也遡嘗稽諸考工輪人之為蓋弓也冶氏之為戟也磬氏之為磬也匠人之置槷也有一不出於是者哉商高之言曰矩出於句句出於矩其言可謂簡而要矣趙爽甄鸞之徒從而疏解之梁方陳子又踵而述之文辭轇轕如鼴鼠食牛角之類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是故通人無取焉全椒吳檆亭舍人精於九章以是經之難明也爲之箋而繪以圖較若列眉劃然若晝并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舉數千載之難明者一旦豁於目而洞於心豈非愉快事哉是學者必宜讀之書也爲引於端以諗同志云

高密宮守坡詩集序

天地之美鍾於人其扶輿盤礡靈秀之氣不獨言堪輿者分南北兩戒也即論詩亦然夫子刪十五國風之詩大氐大河以北而吳楚不與焉是北有詩而南無詩矣逮漢魏六朝以迄宋元宗工大家南北嘗中分是南與北俱有詩矣遺山以後秦晉嵩雒之閒闃焉無聞是詩日趨於南而北幾無詩矣當明中葉時何李倔起西北邊華泉以黼黻之才與吳郡徐昌穀並驅爭雄沿及嘉隆李滄溟謝四溟接踵三齊與太倉王弇洲遥相應和一時有前後七子之目而南與北中分詩焉自入 聖朝東國之詩人宋荔裳

趙清止高念東開其先新城王氏兄弟繼出漁洋遂爲齊魯之大宗嗣後唐豹巖田山薑顏修來謝方山趙秋谷張崑崙諸公比肩林立犄角壇坫江左之士且有北面而從歆者而秦晉無聞焉洋洋乎表東海者厥惟齊之風焉吾友高宿宮君守坡少而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壯而從先公怡雲先生守潞於滇遠出西南徼外嘗再至京師西遊秦蜀中歲從先生憩廣陵去僑禾中久之返其弟度來奉喪還葬復客吳越相遇於逆旅出其詩讀之雄深雅健格律遒勁實能聚古人之長而鑄一家之作足以振起齊風獨闢詩境非近世之規規沛洋者比也彼規規漁洋者求工

於字句以爲捷獲不知雕縧刻朮神理都喪剔若吾友之不傍門戶自力鑱摧以追蹤古人者豈非豪傑之士哉夫惟水陸奔走積年行役下上三峽長江之險深大葉榆邛笮之區狎魚龍豢虎豹觸雲霧捫星辰棧行道宿車濂馬猪可驚可愕可泣可歌皆於吾詩焉寫之是乃所以爲守坡之詩非世之規規者所可及也古有云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程不可以爲詩吾友斯其人哉可以援棘自成一隊繼漁洋而驪驂南北矣

高硯潤步讀此令人眼明

邵豫望遺文序 代

往余守藩浙中課敷文之士每才邵生既去而猶能憶其文今年春入闈生之外舅張君杲山適遊於此知生以試見抑鬱鬱感疾死張君之女未嫁而歸守於邵氏手編其夫遺文旣請祁陽陳公評隲而序之矣將鋟復來丐一言余故知生者凡陳公之所論與余曩所論無異也余何贅雖然編其文爲未昏之婦丐其序爲歸守之女之父也則余惡得而無言也史傳節烈眾矣然皆在祭禰成婦之後未有未嫁而歸守於婿家者又或已嫁而嫠而女之父母且有欲奪其志若荀爽崔彥穆者今張君之女獨能明從

一之義得已而不已而張君又能成女之志不以爲戚而以爲善世之論人者輒曰於古人中求之是女若女在古亦僅見焉可不謂賢歟梁劉令嫺爲東海徐悱婦悱卒晉安内史喪還建業令嫺爲文祭之詞甚悽愴見稱六代然考悱本傳幼聰明能屬文當日令嫺亦若張君之女收拾其文以垂於後則悱名與孝綽陵等矣何至寂寂到今哉生之聰明可匹悱而張君之女必欲鋟之而傳之其視令嫺一慟而他無表見者其識則過之矣夫使生得永其年益肆力於學又得賢婦雞鳴昧旦婉娩慰勉其成就當不止於是今不幸短折僅存經義數十篇而鋟之而傳之出

於未共牢之婦爲之丐序者未請覿之外舅也其可惻也

夫其可重也夫

有情緒有波瀾必如此才是切題文字

贈陳洪璋序

嗟乎偏之爲害豈不甚哉可爲言之而太息者也是故豊侯偏於酒竇公偏於色榮夷公偏於利衛鞅偏於法王安石偏於學術彼其小者亡身其大遂至遺禍於國家皆偏之害也況偏聽生姦偏愛致溺害中於幾微其後橫潰而不可救者又不知凡幾也而況於病乎而醫可以偏治之乎夫人之病有宜攻者有宜補者醫之發藥審其病而用之不可偏也宜攻而補是助惡長慝也宜補而攻是侮弱虐煢也詎自張景岳偏於溫補之說熾世之處方無不奉爲律令而誤者十常八九其害至於今未已也今年春余

病左手指指繼而蔓於拳上及於肩井一醫曰此血不榮筋也一醫曰此風濕也後一醫曰此老而虛氣血將竭也於是日投藥餌著术地黃之屬無慮六七十劑而病益甚徃然柴立不能飯矣八月下旬吾友陳君退山言其宗人洪璋先生迎之診曰濕痰客於脾胃脾主四支本病而見於末邪得補而壅所以胃受傷而不能飯不亟攻之敗矣予二陳湯加硝石四服痰失其半去硝再六服而愈夫諸君療半載病益甚陳先生數日而良已諸君藥六七十劑未效陳先生數劑而無須是何主治之不同而奏功之易也蓋診得其病而不偏於用藥其善如此且人故有年少

而病虛者亦有老而病實者醫當察其病之虛實不當臆其年而發藥也病未去而驟補之譬猶盜入而閉門火方作而猶厝薪也是皆景岳誤之也嗟乎吾安得盡如陳先生之不偏者而與之論醫也哉爰書以贈之

可以爲鑒不獨精於言醫

福州府重浚西湖記 代

出迎仙門三里直福州之西北隅有渠若鑑而擠泓然深綠以流者晉太康間郡守嚴高所鑿西湖也初高旣拓新城於越王山之陽闢地爲二湖所以承傳城諸山之水吐吞海潮汐釃以漑田兼收魚鰕貍互之饒其利甚溥在東北者曰東湖在西北者曰西湖也唐貞元十一年觀察使王翃復鑿南湖於郡之西南實引西湖水以達於東南蓋其時四郊之田無不被三湖之利前人之功偉矣宋慶歷初奸民蠶食其中東湖湮而西湖亦微農以爲病於是吏始議浚蓋一浚於嘉祐再浚於熙甯至淳熙中趙忠定公

奏請大浚湖利稍復由宋歷元寖而不圖東南二湖俱廢
而福人所恃以備旱澇者惟西湖矣明萬歷十六年知府
江鏵重浚始穿北門右偏引湖水入城今北水門是也迨
後提學僉事熊尚文按察使陳邦瞻相繼清理副使李思
誠出私錢建牐今西北二牐是也洎入　聖朝先後使於
此而治之者康熙癸亥則姚公啟聖金公鋐癸未則金公
世榮梅公鋗也蓋百年以來湖旋治旋湮而自癸未迄今
又四十有七年矣高之初鑿其周二十餘里忠定浚時已
隘什之七八萬歷重浚加隘焉癸亥癸未之間兩浚猶隘
也今則更加隘焉矣蓋歷世久遠盜湖之奸不止而畚臿

之役惟艱未易言也乾隆戊辰春余自皖移閩初至天久
不雨西湖之淺可涉福三面負山前臨江地勢西北高而
東南下爲渠以承之則西北諸山之水來有鍾而溢有泄
今東南二湖既塞難理而西湖又不亟爲浚復民何賴焉
會督府喀公將有事於茲因與藩伯永君集議而命守王
君董其役農隙水涸工遂以興始於十一月二十日逾十
二月晦而竣縻白金二千二百有奇並新爲隄一千三百
六十二丈五尺以步法計之湖之存僅七里餘其疏濬餘
土則培城隍布牂杙樹楊榆修環隄之梁曰長河梅柳湖
漸賢熊兵者五水所由注湖之道也完西北之牐北仍故

而西之水則增高焉所以節其下趨於江也葺湖心之開化寺及蘇公忠祠毋廢後觀也其用則取於贖鍰并入官之田直其力則鳩於傭作不以煩民其理出侵占私壟之田儲穀爲歲糴費并廢寺僧凡此皆王君之勞而佐以成之速者則權通判徐君也夫是湖既字曰西又有長隄湖心寺宋時若蔡君讓諸賢皆嘗觴咏於此蓋髣髴六橋孤山之勝然杭之西湖自蘇二公後踵治者衆故鄰侯之美孟彰是湖自忠定以來或忽而不治或治而不力迄今湖蝕且日甚矣非使於此者踵而治之再閱百年不幾與東南二湖胥爲陸乎此余之所深懼也則夫紹前人之功而

惠此一方之農御嚴與鄰侯抗迹於無窮凡爲使者職也
余何能無槩於後乎喀公爾吉善承君齋俱滿洲人王君
滇三韓人權通判徐君熊占余同郡人其在工之令丞牙
校姓氏及理出占籍畝之數租穀與夫材木之利別鐫於

碑陰

原委深長指數歷歷

宛在堂記 代

有水樹數株出西湖中環以梅花望之若玉浮而雲上者吾曹新築宛在之堂也明萬歷時郡人傅汝舟高瀔築室偕隱於此曾采蒹葭詩額其堂後㘴而名傳湖上兩公皆詩人行甚高凡來遊者恒以不得覩斯堂為憾蓋近二百年矣己巳冬中丞晉陵潘公浚湖溉四郊田樹桃柳於隄而葺湖心開化寺將與吾福之人承其利而共樂乎此也於是郡薦紳相與謀曰湖濬於晉太守嚴公踵之者厥惟唐觀察使王公宋知州蔡公廸公皆有造於福者也而昔吾先正若林員外子羽曹學士石倉徐隱君夌子故嘗觴

咏慈湖之濱傳焉二先生則築室而居者也以湖之日湮農失其恃公復為之而又為治屋宇蒔花木為娛游之所則夫臨眺湖山俯仰今昔犁然興甘棠之詠而起伊人之思者不乏矣詎亦繼公有作以樂公之樂乎爰相址寺之旅輸材召匠遂築是堂祠前之勸於湖者而諸先正祔有亭有廊繚以周垣種梅於其外經始於年春二月至秋七月告成永福黃任諗於衆曰湖之雲容山翠晨夕異態花氣迷濛浮水而白時鳥之飛鳴遊魚之潑濟與夫歸樵行饁或蓑而牧或櫂而漁凡吾耳目所接而騷人過客所矜為奇勝者前此一若散而莫之屬而今則盡聚斯堂焉則

二百年遊者之願其因以頓慰乎若生平日飽食而嬉
凡我父兄子弟肯樂公之樂也且自嚴公以下靈爽式憑
則報功而觀型者存與時遊者欲放湖之故斯堂足徵矣
請即以宛在署于楣其可乎眾皆曰然則又諗於眾曰西
湖詩境也傳尚二十先生詩人也昔白蘇守郡遺跡西泠而
杭亦多處士勝流放浪乎山間篇什流傳稱於後世公出
翰林所至粵浙及皖輒興西湖之利今殿閣復有是役而
斯堂又昔詩人所為食德忘施襲不遺者曹恥也盍以
時來集歟　盛代之風而宣令聞無窮其可乎眾皆曰然
詩於斯者吾友游心水紹安林蒼巖正青鳳溪緒光培根

其茂李𮚐頓雲龍而余貢任莘田亦與焉陳德泉樹滋吳
茹原履泰乞身將歸竣其至招之則五益三而得八人可
以援筆而賦矣
似脫胎歐公有美堂記而文情更勝

杜使君治行記

杜使君補堂壯歲由真定府通判起家洊牧遵化通二州歷守浙之甯紹杭直隸之河間四郡皆繁劇雄望所居恒見稱述乾隆庚辰致仕歸𦍑前後七政閱二十六年是年六十五矣使君爲人方雅明察而內敏少壹讀書講求經濟洞悉古今因革利病故臨事屹然不撓庶政無不舉而尤以風俗人心振𡚁名教爲先務其治行之焯著者在遵州以故相魏藻德迎降李賊不忠於明請毀其主罷贊宗之祀州有巳谿泗酒稅在城廂及張家灣者坐糶釐猶徵之商民以爲苦使君列上倉場得旨永免州城河岍把漕

艘挽縴下上破民屋施烈婦子驚擾使君請緍修復直抵
張家灣居人無虞安行而至州爲廩倉所聚嘗奉臺檄采
運官化賑米自北口兵稽留雲倉聚赴期而集市不躍踴
以之九門提督劾部主事某同州牧受賕短估木直刑部
獄上屬官使君無絲毫染事大白於是拜甯波之命通直
錢東炎廣儲庤旗民雜處　内府使貞旁午號爲難治三
年之中數易長吏而使君視事歷五稔且以升秩行近今
未有也洎移甯波半載卽改紹興郡署土地祠向祀越王
使君以爲慢遷其祭於專祠圖范蠡以下九大夫祔葺劉
念臺先生戢山書院郵其後人會山陰縣請修三江牐䣿

出錢以佐費役君爲言牐乃明湯公紹恩立經今三百年
瀦泄如常其下山石難動故一工不及前有害農田且派
擾病民大不便檄府避其議遂罷庚午調杭郡居二年坐
前在通州造册事鐫級蒙　恩引見天子察其廉能俾守
股肱郡河間故無書院使君始至謂於衆曰此獻王舊封
毛公董子之故鄉書院爲尋養人材地太守責不敢弛因
率官屬相址興作招下縣子弟誦其中脯脩膏火之資
皆官自出一日按部至肅寧偶過福田寺魏奄祖墳香火
院也屋數楹頗然猶峙道左使君立呼鄉民踣其碑夷平其
壟而去聞者快之丁丑山左大水上顧畿輔景州城不沒

著三版使君納履入城露處風雨中督率吏民晝夜隄塞
城得不壞水既退周行賑恤吏不敢欺弊徠復業是歲災
被河南北　天子軫念焦勞　德音累下有司奉行唯力
而大農節荒政以使君爲首使君所更州郡皆盤錯蹊盩
處分左降之案無歲不有賴寬長李敏達孫文定高文定
及今宮保方公皆倚毗大臣爲　上別白言之然實使君
之廉正奉公持法平慎其所施設莫不合於物宜有以結
主上之知治有理效爲時良二千石以喆古人斯亦漢世
召杜之倫也已余往遊杭當使君去郡後其民猶謳思時
時爲余道祖使君而余老健忘不能臚載以是知賢使君

之治行所遺尚多余特書其數大端俟他日操史筆者采爲使君名甲江都人今年七十有一

中插一議後又找一議此公固卓然傳人此筆亦稍有史法

學福齋文錄卷二

雲間沈大成學子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武進莊氏先像贊有序

親沒而圖像以事之宋人訶爲佛者之遺余嘗𢨟然不安其說楚辭象設君室靜閒安此則戰國固有索諸幽而爲之者此時佛未入中土安得援以訛譏乎蓋上古之人樸故以尸事其先而不以爲疑戰國之人漓矣必有卑易其子姓而跛倚以臨者於是去尸而爲象惜乎獲麟以後紀載中絕僅見宋玉之招魂復爲王逸無識謬注此變古一大事而禮官失於攷正可歎也夫儼然必有見乎位肅然

必有聞乎其容聲孝子不忍死其親何所不至歲時將事杳冥恍惚若或見之況有儼然臨於其上者所謂昭明焄蒿悽愴不藉以愈起其愛敬哉故尸禮廢而象設興孝子不忍死其親也晉陵耕先生諱某以法家言遊粤諸侯爭禮致之客珠崖者最久歸里始卒往余在南方習先生名而未得見今重入閩遇其令子藁征以遺像爲請乃知天下事皆非偶然也夫先生懷才未試而有子讀書著文雖在逆旅皇然思有以發露先人之隱德其不忍死其親有足動余之感者因推原象設之始而系以贊曰

有與其容而保其真胡才之沛而卒客以淪於乎是將啟

其嗣人

尸禮廢而象設興一言破的文亦精潔何濺震川

黃莘田任紀曾祖遺集詩卷書後

有明崇禎七年始考選推官知縣充翰林編修檢討官永陽黃坤五先生時在選中或者以爲非翰林故事嗚呼彼惡知翰林之故事乎特錮於門戶之習而爲是異論也考翰林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唐元宗時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洎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又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宋元豐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不改然其時居館職者必試而後授蘇文忠公召試二論復入三

等得直史館是也即以明言之陶安以知饒州爲承旨宋濂獻章以舉人官檢討矣此獨非翰林之故事乎而必執庶吉士館選之說者此井蛙之見小夫之言也且以天子用人而蘄得操一切以議其後門戶之弊其悖遂至此乎甚矣明人之好爲異論也夫翰林之重於世者辭藝學識耳即先生一人而文章氣節炳炳然照古今若是果何負於翰林哉先生之曾孫任性行高潔其文斐然有祖風因其屬題是卷慨然及此亦以見先生之自立於天下後世者故在彼而不在此也

文如羯鼓解穢

甯海將軍惠獻貝子功德碑代

維天篤生　聖皇肇造區夏奠安神人以開億萬世無疆之祚則必誕毓忠勇材智之臣近在宗藩爲國宣力以保乂我　王家其殊尤偉蹟旣彪炳天潢巍然玉牒矣而盛德在人謳思尸祝愈久而愈不能忘若閩人之戴甯海將軍惠獻貝子豈非亘古今塞穹壤與周召比烈者與康熙十三年耿逆拒命阻兵謀以閩應吳尚二逆浙東所在告警　聖祖仁皇帝知貝子神武素有戡功殲海冦鄭國桂於漳泉閩人憚其威名特拜甯海將軍偕和碩康親王督師討之秋八月大軍至杭州是時精忠所遣僞帥曾

耆性已由福甯渡海陷温逼台別攻處州矣貝子與康親王計議急浙而緩閩浙東平則逆賊無藩籬之固閩不難破也遂與王分兵趨台州台之屬縣已為賊據時出抄掠我糧食貝子至首復仙居十四年五月潛從間道入黄巖蹙賊於樂清上亭嶺水陸夾攻賊大敗潰去九月樂清太平青田荆磐五城皆下初貝子之分兵也紹興之嵊縣亦陷於賊別遣將攻下之因撫定其民於是杭台數百里道路無梗故得一意討賊十五年二月貝子已解處州之圍遂引兵而東是時耆性聚平陽瑞安石塘羣盜於温尚十餘萬貝子親臨行陳連戰敗之進逼城濠沈其船於江賊

皆溺死曾養性縲而跳遂克溫州養性旣敗收合餘燼走保得勝山掘塹爲濠引水環之連營固守貝子乘大霧潛師登山將士皆踰濠搏戰賊不得出復大敗遂定溫溪石塘雲和石收龍泉慶元等縣賊氣沮散降者相繼而精忠遂坐困於閩凡大小之戰百餘得府縣城寨百五十六斬其文武僞官九百六十五人其朱飛熊吳長春尤賊驍將倚爲腹心者也生降其士卒四十餘萬鹵獲軍資器械無算悉定紹台溫處四郡之地貝子已定浙東遂引兵由慶元間道入松溪與康親王會於建寧賊望風宵遁九月進攻延平賊將耿繼美郭忠孝等猶嬰城守不下貝子不忍閩

人擒刈之愬道使許以不死繼美等遂率偽官六百八十人兵一萬一百二十八人民十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七人開門出降先是海寇鄭經遣偽州所遣偽都統徐蓁有賊三萬軍鳳山嶺上貝子餘至揮將士急擊之賊望見我軍旗幟林於漳泉之威不戰而走連拔其營十四斬獲過半窮追四十餘里於是狂醜震恐面縛乞命與泉漳汀相率反正兵不血刃而全閩底定矣貝子御軍嚴整用法無私知人善任使又能與士卒同甘苦謀定而後戰故所向有功所攻必克方貝子由桐溪出青田身先諸將手所乘馬以渡失足折其指軍行之次帳幕不時至露宿野外蓋

自督師以來侵冒寒暑跋履險阻出入於深山窮海之間三年不少休以是積勞疾作至建甯乘舟而行鳳山之捷猶強起力疾督戰大功甫就而歌虞及焉其盡瘁定國不以死生疾病牽其志故士益感勵用命當 王師之入閩也貝子疾已甚而教誡將士所下城邑民老幼婦女不驚市不易肆農不去田旣俘精忠振旅入福州四郊晏然不知有金革之事嗚呼仁義之師轉瀞鬱爲袵席貝子掃殄之功在浙而生全之德在閩矣乾隆四年鎭國將軍德公以閩浙之節式莅茲土實惟貝子之文孫爲世大儒用能克紹先德以仁義爲治文武率職邦人大和因議建貝子

祠於烏石山之陽以祀春秋從民志也逾年八月之朔某奉命來撫茲邦而工適竣因得虔修時祀有金溶老人自言少時曾見貝子於軍中歷歷前陳其事僚吏將佐肅然動容惜下之人有泣下者旣藩臬之大夫龔君來請文夫以貝子之豐功盛德勒鐘鼎而垂史乘聲光爛然豈淇弇部所能爲役惟是博徵文獻實以老人之言而知閩人之心之思之久其何可不書以慰之也系曰

上帝降鑒活此下民　真人首出霆激雷震兩叟者定航索悉臣聖子神孫式敘三辰慶流厲翁角定振振曰天生德齊我兆人閩有凶慝彼昏卒狂煽爲醜類繹騷南方與

滇粵賊蟠結披猖肆其機牙而拒斧斨遂犯浙東以搖江
右　天子曰咨我撫之厚而敢同逆其劬可宥王節金鉞
貝子是授貝子拜命誓師於杭天兵四臨賊氣沮喪麾蓋
所指我武孔揚遂落其距亦搤其吭藩羊穴鼠散逆犇亡
浙東既盡師次於閩自建臨延盡降其筭狂賊失據自縶
牙門閩地悉定昔爲王民　天子有言宥我恩信罪止其
魁餘無所問既掩齒骼既卹飢既賑門迎子女伍戢兵刃吾
粲吾粥吾袴吾襦吾有家室貝子予之貝子之來爲閩除
賊功成而還閩人大感年歲有極吾思曷息是作新廟道
山之陽其筵肆肆邁倒大房何以薦之黍稷臐膷孝孫來

享來拜於庭是貽是繩降登旁皇員子有孫繄閩之福閩人熙熙以介以穀揭虔妥靈春秋齋遨刻詩於碑永耀南服

先定浙而後取閩老謀壯事兼而有之末以老人言作證尤善

通奉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贈光祿大夫敏惠潘公神道碑

特贈光祿大夫巡撫福建副都御史河陽敏惠公葬在常州陽湖縣定東鄉姚官巷之原今大學士同郡劉公實爲文以藏諸墓初公之薨　天子眷念封疆勞績　特予祭葬易名晉階列祀賢良用一品例　恩封三世粵自癸酉公葬至今乙酉十有三年　聖駕南巡必蒙　恩遣大臣即家致祭優渥之典在台希遘茲將有事墓隧之刻公之子振榮振煥來告曰以墓前石相累此先大夫易簀之言也今昔三拜　盛典光賁泉壤凡所以樹墓上而垂來

葉者不可再綴哉申遺命以請余辱交公久感臨歿之屬又以賢嗣之勿忍忘也乃不辭謹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公諱思渠字冢方別號補堂常州陽湖人其先出宋武憲公有判常州而卒官者爲繼周公始占籍宜興明洪武初徙郡城曾祖諱鉥靈曾祖妣吳氏祖諱禹謨祖妣沈氏考諱滋漸天長學諸生妣陸氏漸在郡城者累世隱不顯後以公貴自祖以下皆贈如其官妣皆贈夫人公勤學慨然有志於用世登歲食餼雍正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刑部陜西司主事丁家艱歸起復補主事升貴州司員外郎充己酉順天鄉試庚戌會試同考官

轉現審司郎中出守廣東之南雄考最擢海南兵備道調糧驛道就拜按察使遷浙江布政使奉命巡撫安徽移鎮福建居五年薨於位此公之所履也公性敏決明法律練習吏事力持大體而汲汲以宣朝廷德意經國澤民爲務故所至辦治而輿望歸之其在西曹讞獄常至夜分飢則探懷餅淪水而食每隨尚書入奏事先帝嘉之在南雄大水將敗城公禱神危橋徂未徹而橋崩露宿埤堄督吏卒將筏濟溺者在瓊深入五指山安輯黎猺劾一帥一守之殘瓊人者洎擢粵臬飭綱紀端風俗擲貪蠹鉏豪猾所部肅然而理冤獄尤多會久旱饑民數百爲羣入市

强取米穀公時方疾起坐堂皇立捕數十人至痛杖荷校以徇守湖時甲子浙東大水壞田廬漂人畜無算公出臨錢唐江收流棺瘞浮尸發運鉤粟分往振恤其秋蕭山民匈匈渡江公曰民飢當哺聞則亂民也嚴懲之自是迄麥登無一人敢譁者其撫安徽也當河決淮泗之後鳳潁泗皆災公前後請發庫廩百萬有奇拜疏親行督賑冒風波洪澤湖舟幾覆不爲動歸奏調劑三事曰諜歲桑疏溝洫稽流移其言溝洫尤切得 旨俞允將次第舉行而拜移閩之 命行矣閩爲巖疆庶政繁委民情囂獷相尚以鬭訟盜匪數起公廉得其主名髮櫛而皐雍之晝見官屬夜

披案牘旱則步禱潦則按鄉爻以農隙巡行海防周閱戰艦朔望入書院與諸生講說經義如是者歲以爲常勞積疾作而不少止也在閩四年餘一朝京師六蒙 召對中外知 上倚任益專蚤晚期公之枋用矣公之所莅以水利爲農田本嘗欲大治餘杭之南湖上虞之夏蓋湖壽州之安豐塘上江之澮渦淝芡沙灘諸河均繪圖商功皇然爲斯民綢繆牖戶計皆以離局中輟惟修甯德之東湖開良田萬畝復福州之西湖溉其旁數千頃幸得竣居恆與客言嘗引以爲憾也公爲人厚重寡言笑未嘗見喜慍之色臨大事能斷恤吏民若一體處公務若營其家愛士育

材惟恐不及於世間嗜好泊如也故　皇復之夕賓哭於次士哭於甃民哭於途卒哭於火伍其感人之心如此夫以天子之嚮用海內之顒仰喁喁者方跂以爲相而公齒位遽訖於是豈修短之數不繫於人耶　公治諸經尤邃於易獨能探荀虞之旨嘗謂後世知有漢學者賴李鼎祚易解存耳自建節即不攜眷之官公餘日閱注疏及徐氏經解箋釋塗乙出入一篋抱書牘自隨有得即疏之每語學者曰學必求有用凡象緯方輿歷算鍾律水利農政何事不當留心又曰士君子當以砥行立身爲要若詞章撰著抑末耳故自去翰林益講求經濟學術雖以成之無陋二鐙

與相與考訂論辨反復如老書生其虛懷好學有古人所難者公生於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歿於乾隆十七年二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八配陸氏封夫人長振墀見署玆安知縣次振煥太學生女一適同里錢邠撫女二一適江都許式紹孫一松鎔邑諸生公起寒素幼從師讀書嘗至市易薪米或遇雨雪衣履霑濕遂徒跣手奉公終身非共賓客食不重肉衣或澣紉丁卯以皖撫監臨江南省試日進供給視舊減過半鄉人榮公而彌佩其清節也公之它行具詳劉公所作墓誌中余惟就素所稔知者書之竊嘆公之長德鉅望中年奄逝未究其用世之志

爲天下惜也銘曰

晉陵之墟厥生偉人蓄極迺宣其祉宜蕃烈烈潘公爲時名臣原本六藉蔚爲經綸清勤與恪立 朝當官于皖于浙于粵于閩甘棠蔽芾謳頌在民公之守郡召信杜詩公之建節韓洗孔殘 天子之毗儒者之師台輔之望方鎮之規胡奪之年未究其施瞻彼峴山今古同悲迹公所行無媿三立觀之門內克諧而翕中外嫺孄亦睦以輯不遺簪屨不異車笠推其惻怛仁煦幽蟄掩骼埋胔萬鬼感泣緬公之存任兼股肱逝 公之逝禮備哀榮 天子省方三荷寵靈 龍章牲幣象於大烝刻詩豐碑惟衆斯徵

子子孫孫善繼善承

敘官續備核未補水利一節彌見精神

孝潔周先生傳

孝潔周先生者名吉士字謁公明儒萊峰先生六世孫也幼穎異既冠爲諸生旋居太公艱執喪孝聞里中周氏自萊峰以來家風淸素至是益貧困先生刻苦讀書授經奉母自課其兩弟老屋短籬門外即田薄暮學徒散去獨步阡陌日曛欲墮顧影太息皇然思紹先世之學行其未逮時已然矣雍正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　世宗憲皇帝欽卹庶獄選廷臣有淸望者爲部曹遂授廣西司員外升廣東司郎中兩充丙午丁未外簾官其在刑部提牢也嚴束獄卒毋許虐罪囚躬給衣糧周視卒楷爲省其

疾苦冬月被羊裘一襟攜鐙夜巡行圜土中曉鐘動始返氷索索滿身也性仁恕所讞爰書當於法而止惻然嘗欲求其生督撫閱實而情有疑者尙書或卽據爲奏則執之甚堅嘗語其僚曰迂吾自知吾守三尺而已其兩爲外廉官也闈吏皆浙人猾賊叢弊在事者尙鄉一切裁之先生既受命晝夜不交睫親督羣吏目營手理心力並至吏出告人曰周公當官明察屹不可撓宜在刑部有聲也先生身雖立朝而時念毋久之積勞疾作瞻屺益切明年遂請假益自甲辰通籍至戊申歸家居奉親又三年而申太宜人沒先生自是遂不復出矣先生既歸環堵依然饘粥不

繼衎處之晏然閉門埽軌未嘗一入公府曰與子姓門人說經論文以爲娛海上富人之喪持五百金請往護視是時冬盡大雨雪寒甚或勸姑一行先生笑不應其人持金去遡昳入曰吾豈不知留金可佐衣食耶然吾守先人遺訓久吾不可一旦辱先人先生修髯高顴戌削骨崚嶒目炯炯有光交友接物藹而春溫于利與義盡然刀截水决母疾露禱北斗下兄弟同居至老彌篤視從子如子子爲諸生將授室而殤從子苦學繼殤明年復有吳宜人之戚死喪之戚哭泣之慟故齒止六十而鬚髮盡白體血枯瘠以至於遽殞焉生平手鈔易書經俱有發明族父某儒於

山博學君子以是嘗往來山中間與故中允黃公之儁及里中同志聯吟樂志晚納妾生二子曰之潮之瀣先生素病痿庚午轉劇而講誦不廢今夏六月三日猶能與客燕語送之出戶夜二更漸覺氣促呼兩弟椿培士前曰明晨我當別若去矣生死故有數骨肉情深不能不淚墮耳端坐至雞鳴奄然怛化夫以先生官翰林不得與文章爲尙書郎不得出領郡居薦紳列三十年不得霑一椽置一田飢寒拮据以終其身始一子才而夭晚幸有二子而不及見其成立也於乎天可問乎系以贊曰

先生嘗官西曹矣不書其官嘗自號漁山矣不書其號而

書孝潔先生者詩白華言孝子潔白也先生天性孝友凡一介不取皎然獨善其身懼辱其先人也可謂潔矣

散敘總收不堪卒讀然其賢即具於此矣

曹先生傳

嗚呼師道之不立也爲主人者視同衆客不以師爲重爲師者不以師自重而詭隨傾側以自媚於主人一切不以教子弟爲事於是師日卑主人日驕而子弟之成焉者寡矣是兩失之也吾觀太原王公之禮其師亡友曹先生仙李之報其主人有可以爲世法者焉君名王在郡之上海人曹氏爲縣著姓吾師徐且平先生乃其外舅而謂庭侍御其從兄也問學制義授受有自甲寅之春與余同遊嶺南客學使王表丈東麓所繼余去館太原公越一年公聞曹先生名延以爲諸子師大合樂置酒賓客咸會公且公

服拜之延之上坐指為衆人曰此江表曹先生海內名士即僕亦當師之君遜謝不敢當而公終席未倦既罷君私謂余曰我館人多矣未有王公之禮我者此也吾何以報之自是生辰及歲朝節日公必具公服拜有疾晨夕往問暇即至館與論文史蓋由粤去閩迄公之薨如一日也公既歸葬蜀其家僑濡須君將渡江其妻弟補園少詹招之試京兆君曰王氏諸子學未成義不可它去且援親戚以就功名非吾志也後公家仍返蜀而君以疾留逾年其家以鄉無碩師也書來言故嫌於道遠家貧不敢彊之行君欣然治裝携其長子問關入蜀有沮之者曰此吾報王公

之日也卽死無憾去數年歸過余曰王氏諸子學皆成其季汝嘉汝璧尤刻苦趾美吾可死見王公於地下矣久之君病卒汝嘉發解蜀中汝璧以丙戌成進士官銓部贊曰昔宋之呂正獻公以焦先生爲子弟師故其家皆修儒行致顯仕吾觀太原公之於曹先生可謂後先一轍矣然焦先生特直使酒難近而曹先生退讓樂易溫然篤厚之君子也豈不尤可法哉

淘哉可爲世法妙在他端不贅一語只于贊末補一筆之謂潔

王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士芳字南亭浙之臨海人其生在順治十六年己亥距今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百有十二歲矣吾聞古有兀者也而王先生以其道也數今之齒無有逾先生者也而王先生則以其年也年在而道節在焉先生家萬山中父曰某祖曰君極世業醫將乳父夢有蒼頭種髮者僂而南來已而先生生故字之曰南亭志瑞也康熙十五年耿精忠反閩中其逆黨曾養性犯台州先生之祖奉憲檄貝子命往諭賊被害先生從其父奔哭乞師夜襲賊營裂創苦戰大兵繼之賊大敗走溫州已而貝子薨於軍功

不及敘遂歸家貧請書賈糶以自食爲諸生屢試不利久之父卒妻亦旋卒以是益困然一日入其郡之松山路旁遺鏹百餘金先生偶行見之意必有急所墮坐守不去日莫有哭而至者詢之則鬻産以贖父罪金失將死於此先生急出金還之其人欲分其贏先生笑謝而歸是夕竟不能舉火家人嗟怨先生處之自若其勇於孝義如此乾隆十九年先生年九十餘始以歲貢選遂昌縣訓導越六年辛巳循資引見　上以其年老特進階六品在京恭祝聖母慈壽拜表裏宴饌之賜與妻得贈二代壬午乙酉聖駕南巡溫旨勞問並令朝見　皇太后拜數珍珠緞之

賜
皇上親灑宸翰錫壽之丁亥致仕家居次年戊子先生年
百歲得 旨建坊優加銀幣今年之秋以祝 萬壽朝京
師蒙 恩召 見 欽授國子監司業在籍食俸 特旨
嘉獎依古以來學官小臣受 恩之渥未有若先生者也
先生有子四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元孫七人來孫八人
晜孫一人一門之內七葉相見有轅固之學術有燕居之
知過有召公奭之遐壽詩所謂福祿膍之者先生斯其人
與先生童髮鮐背徒步造飯門 光致敬注視人有迎之欲
者無不逊能作擘窠大壽字所至人爭求之問其服食導

引之說曰吾惟知屏思慮節飢飽順天和而已嗚呼先生之於道何如哉或又言先生嘗見巨魚暴於陸取而投諸水斯須雲霧晦冥中若蜿蜒而升者又嘗夜行大橋俯視有物龐然伏其下旣過數武虎突出吼躍去台人傳以爲奇然吾觀先生復讐急難累更貧困危苦而不改其素其大節有過人者彼所稱事近怪異君子所不道故從畧焉

贊曰古者至治之世物效其祥即草木之無知亦能呈出芝菌以爲瑞故黃髮兒齒之老優游康衢歌詠太平是豈人之爲哉皆上之德化有以致之也蓋朝有　萬壽無疆之聖主斯野有百歲有義之儒臣以覩王先生之年彼豈

期偓佺之倫何多讓焉美哉希世之瑞也

此之謂人瑞文亦彬雅

金貞婦傳

貞婦姓張氏郡之華亭人明東海翁之九世孫女也曾祖某杭嘉湖道祖某鄧州州同祖母金氏故相國文通公女父澤樹國學生母陳氏貞婦年十二父母俱沒而歸於金生景山未昏而夫亡其曰婦奈何雖未交禮而已見於君姑也適與有云時廟艱虞忘於嫁娶因拜舅姑遂成婦道此東漢以來之拜時俗之所謂養媳夫是以婦名之也景山之祖母郁氏年二十而寡撫子以從子淇爲之後娶亦張氏貞婦其姪也年二十八而寡存子二長即貞婦之夫景山其幼鶚婦惟雅而小容入門之後生未嘗一顧年及

胡其母欲爲改壻而生故遲之婦不以爲怨逮病婦奉湯藥斥不使近輒泣而退年將死指而告母曰若非吾耦吾死必嫁之婦大哭以頭搶地曰我身已歸於金矣豈可貳或以夫不見答爲勸者曰我知夫死婦守而已不知其它且太姑君姑詐爲疾若必強我詣即死是年姑以哭子故沒又八年而太姑沒又[illegible][illegible]十年而婦始沒其齒已六十六矣日夜紡織足不踰閾[illegible]然親有迎者亦不赴既葬其夫之父母祖父母及築生壙以俟祔其生康熙丙子其沒乾隆辛巳其守節蓋四十二年夫貞也者固也以婦處人倫之變而能生死不渝始終一節以無忝其所生可謂固矣其

私諡以貞也宜哉其烈足也鄉人哀而葬之其冢在大泖中青浦之小貞鎮也贊曰

吾觀傳記狠膟之死敵莒來虜附之狗國飽焦之立槁是三賢者皆欲以媿後世之君不知其臣者若金氏婦其夫之不知之甚矣而卒守貞以入地誰謂一弱女子而不可與古烈士並傳哉嗚呼難矣

此事與吾外祖之言翁母熊太君相似余嘗代作傳宜書其事而其族人不以為然竟欲諱之亦可怪已

貞義王媛傳

貞義王媛建寧府之崇安縣四隅里人父元豹諸生也媛年十八邑子虞孔委禽焉其翁廷亮亦諸生聘三歲孔病死父隱不使知久之廷亮葬其子櫬過四隅里中家人出觀媛覺大慟脫簪珥易縞衣告父母曰父教兒讀書婦人之義夫死不嫁兒雖未成昏然心已許虞氏子矣今沒兒當往守虞氏父不聽媛退欲求死母覺之晝夜防護然幾死者數矣事稍稍聞虞氏翁至與元豹反覆開說媛曰兒知從一而已不知其它大人必奪吾志有尸歸虞氏耳言已慟絕於地翁度事無可奈何曰吾子累若矣吾家子

蔓生有次孫爲孔後卽迎若歸耳是日內外姻黨里長者咸會無不慘戚泣下者自是獨居小樓爲位晨夕然香飲食必祭未幾廷亮卒媛奔赴持服虞氏族人執翁前言卒哭乃反乾隆六年褱之次子朝儀長矣兩家共立爲孔後來迎媛於是設祭告孔卒朝儀編拜曰吾今始得爲虞婦可以見君夫地下矣旣歸虞氏事君姑如其母處妯娌如姊妹虞氏家衆皆敬憚媛而媛少依母是時父已卒母思女媛閒還省母云初媛旣從父受學通經史父沒教其三弱弟皆爲諸生其教朝儀亦然乾隆十五年秋七月關大風雨山谷水出橫流將入樓母不在家人走呼避高原媛

曰吾未亡人也此樓一下胡以見兩姑之人吾死此次日雨止旁屋皆崩圮而小樓巋然積水中媛端坐無恙也崇人驚相傳告明年春樅陽陳廷釣秉文自崇來為余備言之且曰崇人士將為請旌而令豎以虞氏之無賄也豎不聞余為言河陽公讓令具文書是冬公拜疏於朝而屬余為傳其事

此可謂從容中禮矣與吾郡朱貞女相彷彿

徐媛傳

徐媛名映玉字若冰蘇之崑山人父錦川翁始遷郡城媛嫁孔氏從良人僑居浙久之還吳徙香溪上年三十六以疷卒媛幼警慧柔嫕靜莊喜讀書稱詩巧鍼縷佩服櫛珥必修潔初生時母夢梅花一枝墮於庭長而愛梅每花開行吟其下每風雨至顧而泣若有甚傷於心者家人竊怪之父善弈媛旁觀弈不失一學琴得虞山指法旣嫁曰此非婦人事也遂輟不爲其父母以無子依壻居媛奉舅姑處娣姒遇宗黨姻戚內外無閒言不以親在夫家爲嫌也甲戌春余遊武林見媛梅花詩偶爲更訂數字媛見之喜

曰此其吾師也遂來問業稱弟子蓋至於今十年余往來吳中館其家嘗留惠徵君松崖飲媛入廚治具或以爲腆曰吾苟惠先生之經學也它日戚有爲縣者假其舍或又以爲儉曰若徒知取科名耳安得齊惠先生哉嗚呼世惟崇勢位趨財利矣媛一女子能審輕重若此其識豈不出於尋常萬萬哉媛自學於余漢書楚辭文選古樂府歌辭皆成誦能通其義間問偏旁譌反切習筆算毋見余行篋善本書必借得挑鐙校勘祁寒盛暑勿恤也然其生平多愁善怨俯仰太息中鬱鬱不自得用是疾作更三稔滋劇將死泣顧父母曰兒命薄死無憾惟吾親之養不終銜恨

入地耳嗚呼其可哀也矣媛有一女甚夭生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歿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晦既斂庭梅及盆盎所蒔者一夕萎盡脫家人驚歎以爲平時顧而傷心者蓋預徵也其所爲詩有南樓吟稾若干卷惠徵君序之曾曰昔南豐曾氏之志周夫人以其喜書史好爲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有詩七百篇年二十有六而卒媛之詩不逮周之多而好學刻苦與周同然周膺冠帔有裔嗣而媛賦命不辰終以幽憂致疾死何遇之相懸若此也嗚呼豈非天哉

此可入後漢書列女傳矣文亦雅

讀通典職官

余讀杜氏通典職官而曉然於西學之誕妄矣其入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末造也而徐光啟之徒未嘗讀書以爲創見寡聞從而尊 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攷職官之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杜氏注曰祆呼烟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番人奏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脩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

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泥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其西胡等旣是鄉法不須科罪者沈大成曰佛經摩醯首羅天華言大自在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即彼教所謂天主也祆祠者說文關中人呼天爲祆今之天主堂也末摩尼法者天主教也薩寶者教頭也祆正守堂者也西番者西洋人也其初本託浮屠以入中國故其所居曰波斯寺大秦寺也其曰取火咒詛蓋其職在巫史卜祝之間故雖視流內而卑冗猥雜陪臣之賤者也其在唐時已有誘人入教之事故嚴加禁斷第許彼國歸化者自習之 本朝

之彔遣人其令甲亦猶是也今其說曰耶穌刑死而爲天之主則又利瑪竇私立名字以爲神奇不知適誣其先耳而徐光啟等從而尊奉之其誣甚矣夫天帝之號見於禮經周禮大宗伯職曰以禋祀昊天上帝鄭康成謂冬至祭天於圜邱所以祀天皇大帝今會典所載圜邱壇所祭皇天上帝是也帝無形與氣特有號耳佛氏之說荒唐妄誕而利瑪竇等又僞造耶穌其人以實之其叛經蔑古慢神誣天罪可勝誅哉故因讀通典而特疏其始末既以袪天下後世之惑且笑徐光啟等之愚陋遂成其惡抑亦士大夫之恥也

特爲拈出以破矯誣可謂後人眼藥